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二十一

翰林院檢討毛竒齡撰

書八

復章泰占質經問書

復泰占足下日以足下病遠道為念問至亟解視謂病安頗慰然以今年比期近云不來赴比則是病仍未安也乃別示書冊令兒子遠宗檢看是病中觀僕所著經

問一十八卷而藉之以較計者如此則病方增長焉能安矣因別令檢核合五十七條質疑義者二十四正訛字脫字二十一刊誤三其一辨時氣先後者已錄出俟考正索解者四則答有別紙餘各草草註來冊付去乃不揣鄙陋重申祝告必徼降心以從者造物不易生才即生之亦未易成就然且所生之才各不同生文人百不及生讀書人一大抵千萬人中必得一文人而至于讀書人則有千百年不一遘者是以文章之士列代都

有而能通一經而稱爲儒博通羣經而稱爲大儒則自漢迄今惟西漢有孔安國劉向東漢有鄭玄魏有王肅晉有杜預唐有賈公彦孔頴達合七人而他如趙岐包咸何休范甯之徒皆無與焉即或博綜典籍胸有筐篋如吳之韋昭晉之郭璞唐之李善顔師古宋之馬端臨王應麟輩竝于經學無所預降此而元明則嚮絶矣然且天生此七人而六經得失尚未叅半詩書得者十之五三禮得者十之六左傳得者十之八而易而春秋而

樂而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則全無得焉則是二千年以來冀邁一大儒使古王六經孔孟所傳之學術全明于天下亦不可得也僕七歲見隣家娶婦不祖而配既不告廟謁廟復不告父母見父母自爲婚姻而解之者猶曰不成婦不廟見嘗問之先仲兄而心竊痛之即私禱先聖前願此生得考註六經刊正謬說而至今未有遂也少好典籍記憶亦不少乃稍長避人垂老還鄉井而時不我與矣然憶僕當年尚邁數讀書人家有胞兄先

仲氏亦學者也兵火後大病不能著書而上虞徐仲山多學爲大司馬公之子山陰張南士則大三張後小三張君之一也論經有定識每能辟鄭孔之謬乃不幸偃蹇而死死而其所著之書皆不得傳是豈造物果忌才且不欲使經學明天下耶僕雖不才門下尚多人然皆文章士也初得中州王引齋喜其有經學而遽已早世垂老得朱生鹿田則助我者也詩禮質難必多有啓發第少年上公車門不耐索米近忽試仕邊鈌音耗都斷

而東陽李紫翔則長于春秋其作春秋諸紀傳久已行世今且爲潮陽令去所幸遇三章子雖劇恨見晚顧猶賴同郡且值僕東歸草堂可晨夕主客而一死一游闕以西三年不返惟足下在家年富有學讀書最精密敏而且審其考覈各具專見能發房開覆闡前人所不及闡僕雖垂死猶賴生活而乃患喀血罹此大虐棲遲白門多日矣此非吾道之窮天之有意于厄之不至此自今以往但當求却病不當讀書何則讀書者致病之由

也且弟求却病即是讀書何則病既却則讀書自有日也故却病所以順天天非無意生我而我可以病逆之乎且亦惟却病而後可以逆天天不能使我不讀書故但能使我病而我能不受病而使之仍可以讀書天能禁之乎僕書在案頭幸勿再覯即覯萬勿如所寄之煩而析核而且刻祇如古所云優游不迫逌然以自得可也至别詢治火一法則在春秋傳宋灾諸治法亦既完具聞賢伯氏都府公損其奉以多製械物此正與宋法

具綆缶陳畚𦍗諸事相合即王君治火論君與僕舊識其言亦博通無可閒但火地不同治之者必因地設法始爲有濟假如宋法有令隧正納郊保之民使夯火所此一語用之杭州便爲大害何則杭之火災半由游民劫火者所撰造也故僕議治火專用宋廣平刺廣州法陶瓦甓以改茨竹以杭屋皆竹墻也且截火四衢禁民救火而但用正徒之司救者授之符以驗出入防劫火也特其議已勒板而杭人不能用令且東歸有闕板矣

蒙索無兼本俟謀另寄頃平湖陸生刻聖門釋非錄成一冊奉去并前項收到七月既望日距接問日越九日

復王草堂四疑書

來書略云先生天壽平格主持聖教每一言出則天地局蹐爲之一開顧伏讀經集卷首則可疑者四一云夢番僧到門寄以度牒二云以頭陀居士林骫壞名教三云高笠僧授古本大學四云以曽髡髮爲頭陀獲罪

功令遺命不冠襪沐浴竊意先生本聖賢再出或星嶽所降有之何至有番僧授牒之兆雖高笠授受淵源難忘顧不必僧也若遺命不冠襪則恐非正命矣斯世多忮人即象山陽明以心性立教猶然以禪宗目之今以初生避難授道遺言四則皆歸之僧後將若之何先生偶未思及耶

接劄具見相念之切且更拜裹言昨命兒子讀訖即惘然自失者累日足下愛我備矣顧此有遽難自解者先

慈所夢明明告之大母質之先贈君先贈君即以此夢告廟命名何敢淹沫且非謂此見夢者為所託之身祇其所貽牒闌以五虬因取郭景純詩奇齡邁五龍句名曰奇齡此即他日髙笠僧授學之先徵也授學大事畨僧即逯僧也牒者大學文也若僕之髡首在崇禎甲申年是時方馬遺孽統亂軍東奔僕以一言為方馬所讎將合江東軍執予殺之因匿之山寺屠去首髮非如佛氏所云出家且所云落染也向使不去髮則方馬得執

之假欲辮髮則江東劃守人人皆方馬矣是以放廢之久衣緇者八年至順治辛卯雖者尚以抗試首官因有逆陀骫教之訟夫然後養髮遵功令候試此實事不必諱然亦無可諱也往僕居館中吳都官請作封公壽文僕却之而策馬至東便門作蛤菴和尚塔銘學人有疑之者僕曰此豈僧耶及僕爲檗菴作丞相源塔院碑文江西羅生創言曰使不得已而爲僧耶髡首而已若傳法則非不得已矣今檗菴以不

得已之故假之爲僧而忽而傳法公然作臨濟宗師是溺之非假之也假可以文溺不可以文也曰然然吾亦不能辨其果溺之果假之也吾弟以巳事較之蘗菴匪他前朝諫官熊魚山也魚山以諫罷官又以諫受杖午門因與同杖姜貞毅同戍江浙而未達戍所而國已亡貞毅留吳門而魚山逃之阿迷往者順治年偏沅提塘掛過關號報云有僧熊開元從阿迷歸開元是諱貞毅聞報長嘆曰魚山耶吾媿之既而魚山傳法在靈巖山靈巖

距吳門與貞毅所居不遠貞毅欲登山詣之而每登輒止曰吾終媿之若是者何也若高笠先生則尤可憫者高笠固賀凌臺先生之都講生也闢東創聖學以教生徒惟賀黄門一人世所稱醫閭先生者其孫字凌臺以不自揣量與生員徐一寧請兵高麗不可得歸而伸螳臂抗順卒死非命此未嘗爲僧也令其都講以亡命髡首究不知爲何如人何名何氏第以曾授一大學古本而追稱之然固僧也舍僧何稱乎且學貴記實反記僞

乎且此亦何損于學耶至于僕之後命不冠襪不含斂
則實以流離之故不曾視先贈公楄柎故痛以自責且
亦以
一王之制不能早遵而髡首八年總屬罪譴非敢効楊
王孫任達王休徵反經也乃若僕之學問深媿不足然
自分拂閩洛不拂洙泗倖傳後世則知我罪我一聽之
顧定無有言近佛者以平日不喜言學弟言亦竝未嘗
有一字闌入佛氏或爲浮屠作文字得縱橫言之然爲

彼家說未嘗爲此間道也此猶賦山者儘言山水不得而強坐之咏物者儘言物人不得而妄認之也且世之闢佛者多矣僕謂無用闢且不必闢者南朝好佛佛不加增北朝欲滅佛佛不加減儒者一口一手闢之何用且人惟不識學故恐學有類于佛亦惟不識佛故恐佛有累于學僕惟深知學亦深知佛因信儒之與佛如水火如柄鑿如蒼黃黑白水火不相入柄鑿不相納蒼黑與黃白不雜比而相爲錯合試以其精者言之儒學善

世佛法亦善世儒學利物佛法亦利物但儒之利物善世必由身及世由已及物而佛則舍身以徇世舍已以徇物人從之乎此必不從也何也人雖極愚鮮有無已見者也以粗者言之則生人大欲惟飲食男女居室而已以無何之人而欲其斷滋味絶牝牡去家園門巷而置之槁喪絶滅之鄉亦必不許然而其教不絶者此一等人非聖賢豪傑如蛤菴蘗菴輩慷慨託足則必貧老孤幼疾苦患難若所云鰥寡孤獨窮民而無告者要皆

不得已而出此者也周官九職中原有閒民閒民無常事亦且得食人之食而遺人掌委積則凡十里置廬三十里置宿皆得以待天下之去來而無主者然且膠庠米廩或養庶老或養孤幼自老及少各有安設而乃王政不作不得已而盡納之佛教之中此未必非曲爲補救一良法也向使紛紛者既無常事又無常食羣萃而衆處則其不可問非自今矣僕生平嘗見如此雖解四疑未敢一信聞足下著聖學防微一書專爲儒學之闢

入二氏者立一大防此是衛儒非以闢佛千秋絶業正

如望歳俟書成早付一本以杜流弊并候不備

西河集卷二十一

西河集卷二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牘

一 寄劉勃安蔡子構黃剡知諸子

韓王孫一漂母耳猶千古慕之吾淮陰滿城皆進食處也昨去家園時潛行蘆中天星曉傾自謂惻愴已過然尚不若別離此地之慘則此地地踰家園遠矣盧陵乍還

不能復道淮他日天涯海角願聞蹤跡全好皆知我情

二　與朱吏部

名士作吏部惟公爲山公後一人惜近世無薦引事故念不及叔夜然叔夜本非可薦引者夙在山陽走不擇地然猶斤斤辨索食所由屢返幸舍第穿井貴中渴過山陽者不僅毛甡而惟甡志感過秋浦者不止李白而惟白見德作吏部亦視此而已長安故人無恙聞碩人釋褐西樵舉北闈婁東大宗雲子俱訪友都下想時相

見此悉係山陽舊游故井詢及諸嗣好是慰

三 與故人

初意舟過若下可得就近一涉江水不謂蹉跎轉深今故園柳條又生矣江北春無梅雨差便旅眺第日薰塵起幛目若霧且異地佳山水終以非故園不浹寢食譬如易水種魚難免圉困換土栽根枝葉轉頳況其中有他乎向隨王遠侯歸夏邑遠侯以宦跡從江南來甫涉淮揚蹴瀼亳視夏邑衆林榆隰女城茅屋定謂有過乃

與其家人者夜飲中酒嘆曰吾遍游北南似無如吾土之美者嗟乎遠游者可知已

四 復汝寧金使君

使君吾嚴中丞也舊稱杜子不得于中丞僕謂必無之鄉使有之要亦杜子中酒耳今知果無是也天下豈有真名人不委曲諒一窮歸者哉武孫來復受尊記傍徨如去家時開而摺摺而又開者無僕數使君于我厚矣向道養窮士如釋矢決則邇之釋則遠之今知不然譬

如繳矢近則欲其可遠遠則欲其可近僕雖寡情豈能暫忘此一綫耶賢季開藩中州早知使君當引嫌昨聞潭屬仍寓貴治可稱田使君在郡似一家人第不審何時赴都要當車下一把彗耳淮西二碑稿近始索得叚稿亦欠善本讎對各多書一本用備討擇想當屬之後任者不具

五寄丘學士

避人淮市得與伯仲結獻紵之好雖星紀屢易口記心

明未嘗忘也學士不歸館分監武昌比之東坡居士棲雪堂時特滔滔江漢將使遠勝蘄黃間則別駕之功耳貴門生史君擔簦造謁正西門官柳遠繫人思之際江東毛生非生長在淮者一言淮人士輒如故鄉宗黨父兄子弟之不可已順風相詢並無所事賢季并諸仝志悉道此意

六　復譚八
　　開子

壚頭別樂工偶爲不恬豈有所溺此猶衛洗馬渡江王

伯輿登茅山不必不然耳而從者以作達見嘲豈知我者耶驪珠集附去第一卷中好語若芳草如當屐齒生句最可念譚八新詞佳處亦正似此作達者當如是耳俟寄

七 與開子

沈藕庵令之陽城吾慕其服官此君子也詩亦在滄渾上乃欲賜校名篇與盲人論色何可希謝之秋風又起江東步兵想同有歸心令尚如蝸蜒負盧行與住俱桃

符一換定無在趙之毛生矣開子異姓兄弟爾來又日親不知他日何以分去預爲念之

八 答周廣文

昨歸已著曙頗困廣文先生喜作達此是學問不任性處第欲重過聽妓則不能古長安狹斜大抵詠少年游俠一輩以踽踽當此甚覺不合蠻人非不好食酪恐勉强咀唔終無定味况僕又抱中山之泣者耶昨妓中稍長善盼者是趙代佳人惜技未盡善然僕以爲只此一

聽已是了了若再聽反虵足也廣文先生能如張禹自畜妓樂僕當效戴崇就觀不然吾南人學問有牖中窺日而已何如

九 答姜生

兩年兩地思不能隔則不可隔矣切靡道理足慰遠旅但來牘不泛繳及僕向時逃禪之說即有未敢承者儒佛水火明矣縱歎儒行亦豈有假途苾蒭倖邀捷得之理特愚以爲今之學者一意向外惟恐循習之久稍于

本分不暇有顧子失母之病反不如荑稗之有秋此亦憤言如是耳不惟不敢立論要亦幾曾按驗作取路已經語他日總須務此今未敢謾也然乎否與此間理學推孫徵君張仲誠二人大河南北從若影附其所著亦甚與姚學脗合第未見蕺山所著故徵君輯道一錄自先儒迨今有蕺山名氏而無其書能寄學言聖學宗要甚善率付無緒

十

回楊郡監

暑雨入郡定謂與郡使君竿牘使云買書窮官客有閒錢耶文稿全近八家不棄芻蕘已妄加點註豈謂過下猶辱玄晏人有羡毛嬙之貌者自謂能益其妍于是琢玫瓌之飾割文錦之帔濩脂薰木過市而人爭豔之嬙乃歸謝而不知其貌使然也他日者里婦起而效爲之則却走矣尊文自佳而欲加僕文以行則里婦將竊笑矣願熟思而已

十一 寄蔡子莊

去時見譚南村仿佛道從在許下後有人自滎陽來云在睢州使君坐上近又聞返陽翟究莫得定耗昨大敬書來欲因僕蹤跡并促南轅不可得也今促書又來矣家人四目盡懸北樹足下自揣所遭與僕全別遊遨有興興盡則返耳況所至不越河南北嵩汴箕潁足跡已厭又此地僕曾經過春風不出谷便塵土滿衣游子何樂而十年一息漂然作忘歸之矢此何見乎天涯兄弟各已老去鄉壤雖僻究爲魂魄樂思之地僕惟未得食

尊耳足下擔囊歸里何所不得仲御不專美于前矣北平趙君僕曾遇之張給事所其人質有文采聞與過容城講學甚善若韓君游俠僕未親睹足下喜暱頗雜有似道廣實則不然總之足下精醫學定當審候此時此疾不在遠志在當歸耳何如損鑒

十二 寄復上蔡張先生

容遹講堂尚不能一委摯若非絕物則其無志可知也向夏明府去時藉其便經寄所屬題楣不見再索定知

已到但大中二序前所傳示私謂已抵精藴今尚有參本是何義理之無盡也僕素失學實不知此中節次何始何卒即近年稍知讀古本大學然尚以捉摩未定觸手胡突頃讀爲學次第一書知窮理力行之先原有立志存養二節江漢既導而後可以疏沱潛堂構既成而後可以闢門户宣聖之志立不惑曾參之貞積該通皆是義乎行路唯起程一節最難技學有頭緒便可精藝次第既得聖學不墜矣向在施湖西講次有楚人楊恥

庵者单言立志此是知止一節先儒已道過但繼之存養則是定後得靜安耳就正無日若到得立志自當直造廡下以究指趨憑紙扶服

十三回董子長

在淮不通一札及遇敬止知早在都下裁欲寓問已著矚將别矣手記頃及宛如當面特怪伊鬱之情尚見行墨燕臺不乏購馬者且以陸生游公卿間宜聲名籍甚乃猶作趙壹哭泣何也意者丈夫磊塊不可宜于人必

所至窮困乃爲豪耳新賦上儷漢魏下掩晉宋沈愽絶麗柳何妙也珠玉在前反屬糠粃皇甫士安文欲使相形見劣耶西山諸詩領到鄉人在長安者頗道近狀不莊

十四與曹受可何景韓王干之諸子

接教以爲丞既有廳事耳曁霞劉來始知仍在僦所也無廳事作廳事記其愛夏公乃爾耶即此意足傳矣昨夏公瀕歸僕詢其得復廳事狀彼霞云子不云僦事堂

于邑居之民遊于邑而爲之賦詩乎此僕爲夏公詩序語也啓之爲作一笑夏公即此道意捉筆悵惘

十五 回陳子

淮西官驛于風雪中送上征軺迄今匝歲矣貽詩久未酬和他鄉寥落兼託食于人何暇更及辭句札示以作詩之法在性情不在聲律甚當但聲律何一非性情性情所至即有聲無詞尚能動物幾見吹蘆嗡管中必一一作披肝瀝胆語耶此甚明著者近聞康臣别有論議

此君于此道頗了知不致差别僕偶承明問因一及此勿舉示人耳詞一首奉懷意欲酬風雪滿征鞍之句幸勿少之

十六 復杜陵生

聞有新安之遊金使來知又返兩水第不曉今年企脚何所僕倘相尋當不出三江五湖外否前接大敬書知貧士蓽門已非所有故人一載不相見輒如丁令還遼陽所見俱别況忘年之旅耶僕在外無書閱借書又不

便便亦不暇每遇作文輒倀倀移時便置去家中舊爲文燬無一首此事已矣足下盛誇僕文賦誇我耶抑亦爲他人道與或後有所試而譽之也僕文賦僅免制舉氣耳其于古人畛界滂洋無所窺西人截竹一節便誇得竹及過會稽見竹數百里蓬蓯䙰褷拂雲霞翳白日始知向所得秖一節也僕文不近是乎假使僕得息肩一所屏絶人事讀書一二年爾時得足下左右之或有可覩耳鄭世子樂書久無從覓彭詩亦未見嗣寄更悉

所言

十七　復沈九秘書

臨安西巷與陸弟對門居者浹月比見輒念令兄天上人爾時便擬作長安道詩及再遊淮蔡則神思惘惘幾欲半途過蘄黃遊方外去今又兩年矣頃尺一來開展躊躇且以足下所遇猶嘆遲暮有仕學兩淹語視僕何如耶垂盡之年銷于索食朝陽夜月過如雅飛其無所覬望明矣吾鄉夏仲御買藥入洛與洛中王公無布衣

之好賈公閭倚太尉貴猶且就舡與語各欲挽留之而不可得今長安不乏故人宦遊名士且遠過公閭以僕應故人招亦未必不遂勝仲御然以仲御之名洛王公之重挽留之而終于必出則何如本不入之爲愈乎愛僕者念此可耳賜詩洸著迴過流輩第難于擬和長句非律法惟繩準之因白附悉不遂繁詞

十八 覆何戶部

不見二十年故人天上榮問日增非不能尺素道故顧

自視無好顔色徒見勉強不謂足下能念及也向在豫章遠蒙分俸尚未報謝數年之間益復流浪足下乃稱僕文有名并慶得子古來名必起都下故以相如之才尚屢赴長安而後名聞于天子僕畏足都城兼不好交近貴論文則名日銷落然使文不自振即長安僕僕亦安所用慼皇帝使使徵張西銘文能如相如乎此僕深自揣者至謂得子則子虚之甚益驗所傳皆訛也僕東西無著生子之人且不能得安從得子去年京兆書來

傳足下誕馨此實有之從來福之隨人如浪之隨水層疊而至故曰吉人無单福以此反觀則僕更可知耳因覆不悉

答南士 十九

以言感人其術猶淺況以言忤人耶田叔都讓兄辟名佯瘖雖恐灼勿變也後在田舍夜雨其友張子平者假賊踰垣持刃迫切猶然喑不出一語子平抱而泣以爲真也予初亦佯瘖忽老母呼之即應曰諾乃知喑不出

一語亦大難也予生二十九年矣自三年不能言外能言者已二十六年吾言亦久矣家人憒吾言并毀及吾所爲文與詩而愛我者亦且同忌我者之必欲使予瘖瘂而後已嗟乎謂予無術固甘也不知者乃謂予言妄足賈禍不如瘖瘂則何與子平持刃者適相戾哉南士吾子平也辱詢及是以又言總之負負無可言者餘左

二十　復曾副使東未

駱崇仁猶崔秋浦者也向朱吏部宰山陽時視吾猶崇

仁然要皆甡友耳若其他不乏晉接總知甡者惟定陶魏文學兄弟湖東婦鄧老秀此間黄吉漠不識魏齊而遂能解相印偕去何以得此

二十一 示楊生復修

趙尉稱胡法曹理學中人向就語但道得階級兩字耳學問如司馬君趨孟達説不得到忽得行到吾願生勿計程就步而已

二十二 答友

是非本在人而謂人能是非夫身非鬼而欲瞷人室非蟲而欲蠱人之腸能乎足下行故無惡而僕又不喜臧否人物因亦不信人之有臧否且人不得而臧否之也足下自驗而已故有謂盜可設燭者害盜者也謂嫫母之不得就鑑此似愛而實非也何也形故不在鑑也謂迴目不見尻而凡言尻穢者之有所嫉則䁥其所穢也夫謂瞽者之可蔽以其色而青其藍朱其紫者必欺瞽者也謂人必欺瞽而并絶相瞽者之告以色瞽自欺也

二十三寄揚州太守金使君

揚州佳勝地得使君居上頭元龍永叔豈復有前㢸也中春遣使過而阻于兵行令則日尋山鞠窮矣西陵道傍從戈甲中送乾公赴天寧因寫拾柹當憑君傳語之意其知之乾公今之惠勤與永叔相見自有投分他日天寧阜錫水即六一泉矣嗣君正夏爭勝

三十四與張文䖏

頃惠我甚謝腿癰大事不可出門且需謹慎囑切囑切

校正具見明敏我近昏憒而講堂諸人竟是寥寥吾道能傳者惟張子矣諸處已湊字命改再須仔細檢明再改若魯頌奚斯作我亦想起但不記出自何書註疏無有惟再示知容面不一

二十五　寄圭峯十重圖與張文蕆

我辨太極圖說祇以無極尊經爲道家一派而未言本之禪宗此全藉推發之以暢其說是圖宜秘不可失

西河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

西河集卷二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箋

雜箋

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未除以登邳人屬淮禹貢稱淮海又稱海岱及淮故云習氣未盡也見舊淮誌信此則後稱湖海者疎矣元龍淮海之士與徐寧郯人稱海岱清士一類

二

宋板萬首唐人絶句李白詩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迴此是望天門山詩因梁山博望夾峙江廣水至此作一迴旋矣時刻誤此爲北既東又北既北又迴已乖句調兼失義理因爲記之浴佛日記

三

江上吴氏園小集競舉疑義或有舉世説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故佳耳然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

妓座中悉據王敬美評文以爲子敬傷厚則必是刺羊語不然亦微惜羊公清德過盛耳及覯孝標註有云此正墮淚之言始悟其言之委曲也大抵深美極讚而無以自解故爲翻激乃有此句此正指墮淚一節耳若云公自佳然與人何關而墮淚如此故不如銅雀臺上妓相向六尺床得迸涕也

四

大學物有本末以物指明德諸條究無引據嘗讀仲尼

燕居哀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物即天也道也則即明德諸條也格物者格此而已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五

子虛上林本一賦而分立二名古文多有之書顧命康王之誥魏武薤露蒿里宋玉高唐美人賦皆是也史記直判爲兩時所作至云帝令尚書給筆札作上林賦則請思子虛篇首明列子虛烏有亡是公三人而亡是公

又三人之主也兩客喀喀懸詞以待史之誕何至此

六

用經中字雖稍誤不害自漢以前凡周秦閒引經有與本經不謬一字者否行文自有機械引彼就我有不能不更置者而宋人必斷斷于一字一畫之間豈有文章哉

七

今人作詩以廣輿爲行枕之祕遂至僻縣孤壤皆有標

識若指點略濶翻訾不切不知古人所見者大名山巨浸汎絓人齒如入吳不逢張子布渡江不識王茂弘雖切認無當也嘗記予鄉雲門與禹穴距遠而宋考功雲門詩山園伯禹廟靈隱與江亦距遠而駱丞靈隱詩門對浙江潮太湖與七里灘更遠而喻凫泛太湖詩灘迴七里迷如此不可更僕甚者盧綸憶崔汶詩因汶客江西也故首云夜問江西客而中云晴日游瓜步則在揚州新年對漢陽在湖望嶺家何處登山淚幾行在嶺閩

中傳有雪應且住南康又在閩王維同崔傳答賢弟詩爲弟客姑蘇也故首云洛陽才子姑蘇客而中云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此九江與揚也揚州初發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蘭陵今常州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一秣陵一嚴陵矣周郎陸弟爲儔侶對舞前溪歌白紵前溪屬湖州地曲几書留小史家草堂棋賭山陰墅山陰闕

八

每欲造仙而每厭其拙他不具論如仙家日月長即唐子西日長如小年一句也故前人詩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只是日長耳愚者悞會其意撰爲王質觀棋劉晨採藥諸説反使仙家日月短于人世拙之極矣亂離晦冥旦明幾時則有中山飲酒千日一醒之譬謂不如怠度耳仙何憂患而刺戚如此審然則廣成安期到今不越數歲而有唐鍾離權八君且生不彌月欲誇以大椿而反憐于朝菌欲訣彭而反爲殤非拙如何也

九

人爲天地所生而能竝天地何也天地能生物天地不能生人也其不能生人何也凡天地生物則全予其生于物而生人不然必使其人自生之物不裸而藉不持而行不扑炙濯熨而能免燥濕疵厲人有生不抱持生不襁褓生不調水火陰陽而得挺然與物爲安全者乎此非天爲之而人爲之也故萬物因天人法天因天者榮落遞革生死動蟄與天爲轉旋已耳乃若法天天有

晝夜而吾法之爲顯晦天有治亂而吾法之爲進退因之者我無與計法之者人自爲功故曰人爲貴此聞之臨陽講次者丁未二月

十

杜弼與邢劭從東山共論名理鋒角不竭要只人死還生一義耳予謂天能生人人亦生人古皇之生天生人也羊叔子生從隣家兒人生人也譬之潦水初積鱗影渴絶而涵瀜稍發噞喁可睹水生魚也託子蘋藻爲鯤

爲鰤魚生魚也故蟣虱在體有自生者有抱蟣虱生者草木之在地有從土萌者有從陳根宿核作甲坼者

十一

禹州馬端肅家有嵩陽道士能爲越方時少林無盡禪師在坐木木無術客謂古多神僧而今影絶豈西來之教非耶師曰吾之教不能使吾有術能使術不及我耳端肅曰如是則神于術矣請驗之道士遍採人衣袖花果而師無所有既而推人入屋壁人魚貫入如壁燭之

度影而師推之不少動端肅嘆曰老僧之不見不聞真無窮也此史禹州爲予語

十二

周櫟園侍郎云金沙王伯陶孝廉順治中上公車至德州城下响馬剽銀𨥁去塵尚未遠解丁傍徨聞城隙二馬馱進香夫婦過解丁熟視驚前曰此某捕也匍匐乞救男子垂首應曰賊多許曰四曰吾病央婦人可矣婦人搖手男子轉向逼促既而咄咄婦人不得已撤面紗

去交男子抱兒束絡斂裙男子曰須吾箭乎婦人曰彈可已已而到呼曰吾某捕妻索銀鉐者賊曰雄且誰何豈況而牝也四矢竝發硝拂之落而以丸摩一人鼻不理遽內其目賊曰竟煩奶奶耶還之德州守饗夫婦有勞或曰此即于七夥也伊姓婦人賣解家女于七後以叛案籍逮不得所往

十三

小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一註結髻也謂鄭衛妖女工于

服飾髻之殊製足激楚人故今之先進此王逸本註而
朱子因之假以此入艾子有不冠拓纓絶乎向閱舞賦
云激楚結風陽阿之舞私謂激楚與結俱舞曲耳然二
曲併合猶可擬議既觀上林賦鄢郢繽紛激楚結風註
云激楚楚舞可以結乎其風也則激楚即結風矣然獨
下結字猶未安後讀淮南子曰揚鄭衛之淫樂結激楚
之遺風則結直解舞言激楚之舞耳結風亦舞風耳文
一字而三訂始合世猶有以妄臆解古文者

十四

丙申立秋日宿横山草堂夢石級遺一書取視則西京雜記也中有云長卿入臨卭臨卭女子皆驚曰此間有惡惡客既醒閱記中並無此言

十五

淮陰侯傳漢王欲名信拜大將是使信拜如拜郎拜尉耳俗以爲王拜信江上監國軍拜鎮東將軍爲大將設壇備儀註時閣部督師張公國維代監國拜近搬演矣

古命將出師原有推轂授律之禮特爾時不然觀傳云信拜禮畢則信自爲拜豈拜信乎

十六

王師下浙東時台州馮甦爲亂兵所殺視同時見殺有未絶脰者魂憑之甦因名甦字更生别字再來丁酉戊戌聯中式今見守永昌焉山陰吳履泰太守女早死越十五年其僕女田氏未嫁死而甦則女也太守疑田氏有詐謂覬嫁奩耳及詰故隱事作書覓舊弄歷歷券合

女故許配同邑祁氏至是祁亦斷姻謀續之女執不可曰父疑我矣今見居果園爲尼家人尚呼爲還魂小姑或曰履泰向亦爲永昌守于山人曰人死不復生質耳若其神明則固有不然者特吳女久而能還又何也商雨臣內君爲吳女侄予時質女事于雨臣所故記此然則世謂無返魂者疑矣

十七

明崇禎朝宮中有位號者止田禮妃袁淑妃二人餘幸

從者名新女子又以嘗居乾清宮後房名青霞室者亦稱青霞女子老宮云

十八

有承乾老宮云上稍寵禮妃而后以大體抑之妃嘗變製禮服雜備五采后遣褫去又歳賀妃翟車直入后故阻之止門外須臾一車入則淑妃也時雨雪凍甚禮妃因泣搆上以他事辱后于交泰殿既而悔之特問后起居厚賚而傳旨令禮妃啟祥宮修省凡三月其後上御

永和門后請名妃上不應后遽令迎之于是始還承乾然尋病薨其五皇子則薨于啟祥者舊云因冊立皇太子日埽宮驚禮妃而妃言不孫被斥又云上欲用廷臣禮妃甫稱霍維華而外之薦維華者適至疑其通外故斥雖事皆有之然修省則不因此耳

十九

甲申之變宮人費氏爲賊出于井紿曰我長公主也以獻自成自成曰主何號耶曰昭仁耳何名耶不應驗之

老宮非是賜帥羅甲甲輿歸將婚費又紿曰我雖宮人實巨家女也今幸事將軍請召諸貴客爲嘉會可乎甲大喜名諸帥豪飲及醉費竊利刃請甲入舂其喉出請行酒連刺二帥始自頸死瀕死呼曰吾之不得殺自成天也老宮云費嘗給事昭仁宮因次公主幼無封號嘗以昭仁主名之故費稱昭仁若長公主名徽娖封長平公主豈費時偶失記耶

張給諫言崇禎末汴梁大家多于映壁畫水汪洋滿目又有鏤板印趙州水尺幅粘牆云以厭火災後闖賊與大司馬傅宗竟戰于朱仙鎮宗竟死遂薄汴城圍兩月百計攻不下而城中食盡推官黄澍與巡按御史謀決河灌賊遂決堤三重水大至賊徙營去而城已浸矣急取河北岸舟得二十餘渡人然渡亦無幾河遂瀦洸滎汴間人皆謂前之畫水皆妖云此十五年八月十六日事

二十一

康熙庚戌淮揚水災高郵以下湖決二口各百丈許舊制修堤先椓杙水中然後下竹箝横闌之竹箝者以竹器裹石者也忽水底渟發若火之沸鼎者所下杙與箝皆作灰燼散浮水面不得所解

二十二

呂紘續云岳州城下有鐵囊頭五沈水中秋冬水涸即見其製若井字縱長横短其縱之四梢皆外張長丈厚

尺有咫每具約重萬斤圜竅當中宛然囊頭土人指爲洞庭君枷水怪者然不可信也一說前代用兵時作浮艦渡江此纜艦之具然亦殊迂且不考何代且亦何爐冶爲此

二十三

呂又云臨清州村落有大姓祖塋枯柏森密集烏鴉萬餘有年矣忽過客仰之咨嗟急詣主者叩曰可賣耶主者怪其不誠謾曰可客遽請值主者復謾曰非若干不

可容忻然解槖中金如數予之遂立券主者一家大駴隨往壁間視其所爲見客出槊一握於壁隙焚訖揮手告别次日則樹無一鴉矣姜凡谷云河間某村亦有此事其家自鴉去後亦無恙

二十四

萊陽姜仲子出貞毅先生所藏東坡像示予則儼予像也腆頤頁嶺黄白其色鼻垂圜根細而鬚朗然或謂坡髯仲子曰汪户部曰髯不必髭即關雲長可驗也史訥

齋又稱山陰朱嵣攜徐天池像亦似予予文不逮二公而兩與相類可謂顏厚然尼則與文長差不遠耳貞毅先生名埰以諫戍宣州死仲子名實節

二十五

姜仲子僦呉門藏管夫人硯綠石徑五寸横半之厚如横池子與面若兩環互抱而面侵于池其蝕繡黝澤往往四射予嘖嘖久之仲子遽邀予過隣家觀宣和紅絲硯按博物志載天下名硯四十有一以青州紅絲石爲

第一而宣和尤紅絲之冠也質瑩甚而朱紋隱起上如紅羽下如丹葉故又名朱雀瓊花仲子云初吴門陸履長孝廉名坦者其家得此硯時以絲輿鼓吹迎歸每歲時祠硯帥子姓盥獻成禮故彭城萬年少有祠硯圖圖子姓男女長幼傴僂歷歷而婁東吴學士雲間陳黄門皆有詩歌記之今已兩易主適所藏者錢氏耳予聞之愀然嘗欲賦以詩不得因漫筆此錢氏字我安隱者也亦字臥庵時乙卯臘月初六日

二十六

往見李少宗伯于豫章酒酣語崇禎末議南遷事宗伯曰爾時主之者惟李都憲與予二人他無與焉予嘗面爭曰易言遷國書誥遷民唐世再遷而再興宋室屢遷而屢復諸君安諱遷哉時熹廟懿安后與周后亦稱遷便懿安嘗曰南中我家尚可居惜政府無力持之者一說

懿安惡延儒言遷在上前極詆毀之則此時政府無延儒矣記事之誤每如此

二十七

虞書帝不任鯀而岳曰异哉孔傳訓已止也說文訓已舉也蔡傳則從而兼收之曰廢而復舉也夫一异字而合廢舉二義通已已二音世頗疑之予謂异字上已是止下廾是舉葢廾者舉手也則宜兼二義矣若已音同已已音同已則古文盡然見予答王履庵書

二十八

曽一日觀唐畫二一王維畫不知何圖與世傳輞川筆墨差類一大李將軍思訓畫名御苑龍舟圖又名御苑

株蓮精細生動人長分許而意態具衣粉凸厚皆剝落而天冶轉見其山水林木樓臺略涉疏野然工而彌逸則其遠勝小李者也或曰唐畫當識絹其絹如版松玉色不辨絲縷初視之疑金粟山紙張丑曰唐絹率熱湯細擣練如銀版其不能僞以此耳

二十九

平西額輔搆園亭于吳即故拙政園址也因舊爲之凡長林修竹陂塘隴坂層樓複閣雕坪曲圯極崇閎靡漫

之勝予入覲時方籍入毀拆非盛時矣然一步一境移人性情但記其一名楠木廳者大槩九楹皆楠木所搆四嚮虛欄洞槅軒敞高闢中柱百餘柱各有礎其礎縱横絜量通約三尺而高齊人腎壘石如鑑雕鏤之巧龍盤鳳轉錦井錯雜詢之皆故秦晉楚豫諸王府物而車徒輦載所費不億不足則復取具區石購工摹倣以補之其奢麗皆此類

可叅上人講法華普門品福不唐捐以唐訓空言福不虛棄也意莊子求馬于唐肆義亦如此小至日記

三十一

越中閨秀以祁湘君徐昭華爲最二人爲從母兄弟其母夫人皆商太傅女一祁中丞夫人一徐大司馬子婦皆閨秀也湘君年長倍于昭華予曽于其初婚時作催粧詩今二十年矣昭華年小好讀予詩因以師予其人殆天授過目成誦落腕成句二人才分固相埒然昭華

不可量也予甞貽杜陵生書曰晩得一女弟子能爲唐詩近詩已能逮韓劉間過此非所料杜陵得書每每示人以爲佳言

回友箋

東林非黨也有抗東林者而黨始名然而不敢顯居于抗之者也于是甘于抗東林者必文曰中立夫使抗之者之不敢顯居于抗之而乃曰中立則東林尊矣今之抗王李之文者亦然明明詆其文而不敢顯居于詆之

之列必文曰都不覩某某兩家之書則其文益尊矣吾之抗王李不如是必極覩王李之書使彼肝肺顯然一無所逃而後乃坦坦白白而上之斯足貴耳不然是欲以暗昧勝之也暗昧勝之非勝也若來旨云東林容有小人抗東林者必無君子文或稍異是耳

二

爭文者要問其所爭爲何人假所爭者爲班固爲劉向侃侃持議夫亦誰敢非之然班劉則不爭耳吾不能班

劉而能班劉之不爭孟之反似君子非與

三

文貴百變無容一是徇固不得何有于爭且爭最叵用
第曰爭則行文便有如許不平之氣久之即不至爭文
而其不平之氣猶在也嚴顏曰斬可耳何爲怒也此最
妙語足下念此可已

西河集卷二十三

西河集卷二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一

快閣紀存序

士有所見重于世即偶然游詠世爭傳之計然有湖望諸君有村下及揚雄司馬相如輩彈琴載酒無所定適後之人猶必按其蹟而歌詠其地此猶龍見于淵龍去

而淵以名焉然而傳之者與有效矣西昌有快閣猶南
昌有滕王閣也滕王不足存是閣而王勃以一序存之若快
閣則有宋黄山谷先生所登臨也前時沈太常實為斯閣
而先生以試宰泰和偶成一詩其後和之者日積歲累遂
羣然以是閣歸之先生夫文之能重地久矣當先生吟詩時
初不意後此能和之也亦既和之而祠祀碑碣記載久遠遂
有輯之成書者則又不止于和之已也而惜乎闕軼不傳
宣城施愚山少參分司湖西悉舉往蹟已廢者次及快

閣且為修祠記書之石蕭君孟昉者邑人也賢且好義每襄所欲作因復搜前書已闕者重讐覈而續以新輯名快閣紀存予兩入西江三登滕王閣卒不得登所謂快閣者曩者甡羇吉州蕭君屢馳書招予度歲春浮園則其先太常公別業也即欲于是時一登快閣而雪深足寒卒不果前今其事已往矣讀快閣紀存輒浩然若登快閣者然後知予之不得登快閣不足憾也乃予則又有感矣考先生之號涪翁也以曾貶涪州也其稱山谷

也則又以知舒州而樂舒山之山谷標所慕也乃涪江有亭名涪翁亭舒州亦有亭不在涪江也亦名涪翁亭先生以愛山谷而易涪翁為山谷令人必重翁而且標舒谷為涪翁然則斯世之必無所已于翁也有如此亭矣而舒亭涪亭欲求如快閣之片言隻字而了不可得則夫後之傳之者之大有効于前人也獨快閣也與

雍丘張氏世德紀序

余友丁子葯園自禮部典河南試其所得士有曰張君

榮廷者居雍邱其制義爲一時選文家所稱選文家例稱名則嘗稱之曰張君榮廷或曰張君榮廷者世德家也攷之張之先有授昭勇將軍宣武衛指揮使曾以明之弘治間輸金二百鎰助邊正德間官軍勦流寇過雍邱又輸金若干自正德逮嘉靖數十年間歲凢四饑四賑之每賑出粟千其子亦以助賑故授兵馬進指揮使服三品服自是以後皆世有盛德稱世德張氏而首之者宣武公也宣武公名廷恩字世榮頴張君六世祖也

令張君名榮廷人皆諱其祖而張君獨不然何與吾嘗觀李獻吉所為宣武公碑知公有用世才懷仁抱義負彊幹饒術智而不得展也以賢智如公當國家多故而阨于制舉無所于起家也寵之以爵父子蒙國榮而徒以虛位相長其鄉人無實報也因歎國家用人徒以制文進為失制而公以丈夫賫志韜德勿使彰秉國之過也抑亦其時使然與然而蓄厚者流必長理也是故張君曰吾非不知諱也吾先人莘城公慨世德之勿彰而

故襲前名以期大之也今張君稍顯矣張君將厚其所施于時而豫為養潛遲回公車予薄游汴南遇張君于潢河之濵見其容貌者恂恂也而言論駿發意氣犖犖然有似淩雲且率其嗣子令毋忘世德為念夫張君豈僅以文章顯哉張君出世德紀命予叙予則述其德之可大者如是而已李獻吉曰宣武公居西岡嘗如杞還見路有野馬奔而噬人人遂駴塞不得行時公袖鐵錘下馬直前將擊之馬張齒鼓鬛懸蹄向公公驟揮錘碎

其顱上馬而去夫有德者必有用張氏之世有盛德而不屑屑為無用如此

張孔繡適吳筆記序

張孔繡將適吳記途之所行由貝丘達渡河而迤南凡朝暮行止目之所逮足跡意志之所周知削木以藏凡得若干板及距淮遇西河毛甡于金亭出示甡讀之甡乃曰人特重去其鄉耳既已去之而舟車房皇惘然隨所往已矣亦安知道路中乃復有山川風物耳目睹

記如此者也孔繡有心哉杜詩云經過老似休言將老則所經不可再也傷哉言乎予避人有年原其所經本無所取適于心又勢跼蹐不能暢然極高下然且退休于床思前時汗漫蹶然興起每欲目極而足追之而恍不可得也則又恨當時不健捷不即屬記憶悲哉觀孔繡所記可以免矣孔繡世家子代有文章其先大父曾相懷宗朝有名先曾大父儀曹公文絶似子長其集為三百年來行文家所罕見孔繡以有本之學殫于記誌

宜其文之著也吾聞孔繡所居在笠山之陰孔繡自號為笠山村叟又別啟石谷藏樓焉夫其有得于游歷雖家居猶游也況游哉予友杜陵生游人也不見者有年讀記中有贈孔繡詩知杜陵尚在齊也夫此之至齊則猶孔繡之至此也孔繡且游吳吾將游齊與杜陵生相見于笠山之下以待孔繡一削木矣

俞右吉三述補序

俞子負用世才而不用于世乃亦不欲為世用然且讀

用世書自朝廷典禮文章制度品節凡夫一切為世用者考據沿草下逮臬絲醯醢塼埴箓削之舉廢無不博極其始而殫晳其末為有用也予遇俞子于當湖者十五年漸聞所著書自詩歌褋文外更為填詞靡篇曼音相習為無用間嘗疑之既而遇于河乃得遍觀所著書且復出所為三述補者顧而曰子之為無用類如是也昔者弇州作三述曰盛事曰異典曰奇事彷彿唐人所傳卓異小記自洪武逮萬歷之初凡二百餘年而其後

未能及也今俞子自萬歷以來終于甲申補其六十餘年間所未備者嗟乎有明三百年典禮法制文章品節昭然與古為升降者大抵選舉過苛而品秩過密過苛則無踰量之舉過密則必無卓然尤異之觀今所述猶烺烺也昔者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司徒春秋美之故漢以三傅司隸四世太尉為極盛而魏晉以後則或如謝氏之代為吏部王氏之代為御史中丞皆盛也而奇寓焉顧晉宋重門閥唐後雜聲望代相襲也明則無是矣

且夫儀典亦因時耳初無一成之矩可畫守也故漢文賢主也尚以入粟者為廷卿而宋泰始初捉車隷馬盡授郎將至齊主用商閹為開府儀同唐宋以來其于優人作將軍内侍加太傅者尤比比也有明典制毎于曠軼之中得守常之義雖曰異典然恒法因之且其為奇事則初無一人而九選一士而八科者也宜乎尋常拘撿之必無可述而可述者又若此在昔唐人記遺事述開元天寶曲江杏苑探花題字諸猥瑣事不過侈游觀

宴飲盛世娛樂之象而聞之者輒徘徊感動至于流涕今所紀者雖隣于無用然以世家大族典文制禮當時移事易蕩然無復可存之際而忽有人焉鋪張其盛而稱道其竒津津焉不可止者且從此可以得典禮文章品節制度之遺意嗟乎其為無用何等巳

新刻銅圖石經序

銅圖石經者宋天聖中禁方書也範銅象人分布腧穴于其身而畫之竅之且製經三卷揩之石寀圖考經其

諸視夫藏絡也亦猶視夫肌髮也曁其後而石已泐銅已漫矣明正統中復命礱其石範其銅官醫守之且加詳焉今則銅再燬石再裂醫院所守已蔑略無有友有刻舊本圖經三卷授予叙者喜而歎曰此得非長桑所遺者乎人者生也醫者衛生者也軒轅甫火養天下而即與素女俞跗輩解難醫療至今讀内經素問諸書未嘗不深歎古皇之衛生遠也顧古皇禁方率皆去湯液醴灑而或為鑱石或為撟引且砭且鍼且爇且熨因五

臟之原剝解微細故急能生人今且湯與為湯丸與為
緩悲哉醫乎然而鑱之無其形撟之無其義形無與圖
義無與經雖欲解其肌而爪其幕其道無由昔者扁鵲
能視人五臟癥結洞見秘奥顧其脉絡猶在也扁鵲能
見人之裏而吾則因象以見其裏扁鵲能抉人之奥而
吾則因經以抉其奥吾由圖經而進之將以幾于見垣
視臟無難而又何爪解之璅璅也乎雖然銅圖石經者
勒石者也銅則猶末也今天下莫不好生而湯液多方

至鍼燎常不得其法吾勒之以傳世豈無範銅而起者乎長桑俞跗不絶于是矣

贈吳江顧徵君初度序

自古稱傳人非功名即文章耳富貴不與焉雖然微富貴則亦安得有功名乎哉乃吾觀許劭之遯平輿也身居草茅且能拔人市肆擢人賓客王澄在僻巷四海人士皆經澄即文又其次已予少時即知吳江有顧茂倫先生移年而名聞益甚大抵志氣邁往身長七尺餘妙

擅經術且能出入古今文章其任事幾也無所遺力以故人士皆歸之乃先生初入會稽予以出游不能從又移年而予以避人易名氏投先生廬先生以家人禮待之又移年從南昌還值先生初度復得以賣餅之餘過從先生特先生未老白髮毵毵填幘中雖生人早衰豈亦有不得意者存其間乎夫達志氣者道行也經術明者猷裕也仕今時之事定古人之文其神明遠也今夫人身長七尺餘俯仰慷慨可謂能達而又賢士無多人

聽其節目文章足以傳後世世稱長久誰則過者吾即以許劭觀之劭平輿徵士耳其凡處為郡功曹行烈可紀而劭且過之至使袁紹不敢以車服相見嗟乎劭何必不以功名顯哉至若王澄諸昆安豈太尉輩卓卓人譽然澄何減也

芹沂何氏宗譜序

何氏宗譜創之六世侍御公侍御公慎考索經世緯齒詳近而略遠推其例可以為法而特不能為後來借也

世之修譜者夥矣名家著姓類竊史傳為記牒光初亦似可聽信究之遥遥相接多所混冒况通顔合閔尤近習之壞乎舊傳韓誤為何字音轉也顧王符論興氏九則不及雙聲而嵇中散易奚為嵇亦一音而訛焉耳考之堯時有何侯隱蒼梧山實始氏何即或謂禹後有何為杞姒所分然亦不必在六國韓後初得氏也無亦遠者當略之而無詳者與若夫近代昭穆以紀以綱表傚諸史而宗合諸經譜之可按具在也故何氏在蕭九六

世而侍御公始為之譜則前此已闕也又六世而經察公績為之譜則後此又宜慎也故何氏自浦江來遷肇居西河及其既而始遷芹沂乃其間門閥相仍入三臺者數世列諸曹寺者又數世然總曰芹沂著有辨矣自史宬散亡館錄缺佚啟禎以來固無與傳信而隆萬舊史其最著如王元美者猶且所在荒忽即以侍御公論十歲舉聖童廷誦大誥高祖嘉之此為蚤達釋褐除監察御史代巡浙江如嚴助朱買臣故事此為異數而元

美作史三述凡異典盛事自矜蒐採其於公前後所遇總末之及是雖元美實陋然亦足徵史傳之難據而家乘之益不可以已也𤯝先運同公與侍御公同學而先教授公則侍御公女孫夫也既忝世誼而何氏知名士則盡為𤯝友故因靜子所示譜而序之如此若夫後此者之又有譜則從此推之矣

桐音集序

毛𤯝與姜桐音交桐音蒙難𤯝末之救也山陰張南士

為之救之及牲以避雠故徘徊草澤則桐音實藏之日與張南士纓冠往來以出之于阨故予每讀桐音詩愧生于心非愧其詩愧其人也雖然桐音匪獨其人也方桐音之未嘗難也刻詩名待删集流傳海內予與張木弟實為序焉及既脫于阨而又行其詩名詩鈔也則木弟為之序其詩精深有非可一辭盡者今木弟已死南士者木弟弟也南士嘗論桐音詩云桐音匪獨其為詩也桐音故公子也方桐音席世門緒其先大人司農公

故為粵藩伯曩時宦粵者多橐中金而桐音食貧三十年盎無贏糧斯亦已矣乃乘輪之裔一旦行遯草野頻處虞羅獸獲中人不急其急而急人急乎此與夫貴介自持者旁人能伺其意旨而已并不識妻孥之有疴癢其相去何啻百倍予嘗聞其言而感之今者甡藏桐音家桐音輯甡詩且亦自輯其所為詩甡讀之起而歎曰使桐音公子也無所交于甡而甡善桐音詩是為希譽桐音故甡友也甡不能出桐音之阨而桐音能出甡之

阨如是而甡善桐音詩是為阿私希譽不可阿私又不可也乃甡所歷亦多矣儺甡者與愛甡者比比也善無如桐音者即歸而復見我閭里朋友陰與為周旋弔甡累累因而援甡者亦累累也詩之善無如桐音者則鄉使甡不與桐音交桐音未嘗知甡起而驟觀其所為詩亦必以為此夫人非常人也則鄉使桐音以貴介自持不能下于人亦不能為好友緩急起而誦其詩亦必曰此其詩非夫人詩也惜也木弟已死不得與共序其詩

而予以困阨之餘欲序其詩而不能如南士之論之也則予之弁愧其詩者矣

金子嵌詩集序

韓愈云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談道家彼之而予獨有旨乎其語者聖如有姚不工抑鴻而崇伯之子以傅伊吕用師興至鳩方姬旦始修禮樂豈其聖則有異哉其性所近然也是故挽彊者不能使斲扶輿者不能令筭技各有之而為文何獨不然嘗論令人治詩以唐為歸

而今之不能唐者唐進士工詩而今之求進舉者戒勿詩也唐無詞曲詩工宋元有詞曲詩不工今之為詞曲者不少也故今能詩家必概置帖括不屑屑調詞念語一切靡狔始足臻神景開大而近于子嵌有未驗者子嵌為制舉制舉工為詞詞工進而為文賦則文賦無不工若其詩則為之有年矣世皆知其工是豈非其得于性者有獨近乎屈平近騷不能近典誥文江都近對問扶風班氏近史又近賦其他六季諸賢或近俳辭或近

諷句要有至不至耳近即至不近即不至子嵓詞傳人間有年向曾攜其詞篋中有疑為張先作者今將合輯吾郡詞為一集而預以詩示世世謂子嵓得家學其大父京兆公外大父馬少參公皆有文名母太君靜因集名遂閒令其舅氏馬子玉起詩類劉隨州若弟子藏則所稱進士工詩者也先後規橅互相師取學固有進而但以所學之多進窺其所得之近時有豢弃鶉而畜鷙者因性就學不能兼良而龍麟所生變化莫測然則

昌黎所言者以觀子敬大概可覩也

包呂和書畫册子序

呂和於畫無所不能而尤長于畫墨竹自喬夫人後凡吳鎮顧安文同萬濟李篔嶠謝庭芝輩諸體畨變悉能追其崖略而接其閫妙當時謂之包家竹專所名也先是呂和初畫竹時錢唐僧曉公者師元時上竺僧若芬墨竹性嗜錢也比畫限錢若干擇其肉豐而好均者摹且薄却之呂和受其技往往渡江代曉公畫入錢堆垛

悉歸曉公而自為畫不取一錢既又以曉公畫跡劣遂
變曉公畫游諸家間人于是不稱曉公而稱呂和今呂
和死若干年矣其畫亦多不可見予向與呂和之兄飲
和為忘年交謂呂和畫易得未嘗取索及其死而悔之
然猶以為其畫多在人間苟購之當不盡亡也今飲和
繼死而予亦逮老流離道路者若干年呂和子公度忽
持其父書畫册來予捧之甚喜呂和之畫猶有存焉若
是者乎即又甚疑曩見呂和畫其可珍者夥矣兹豈其

自逸者與且其生平所畫竹猶渭川也今竟無一節何耶急詢其故則以是册為他人所得散漶脫落而後乃購而歸之公度則又甚慰吕和有後其能不忘其先人手澤以有此册也夫世家大族藏珍匿弄擧凡遺軼者何可勝紀雖天地神物往為冥冥所娟嫉其傳與不傳固自有數然亦子孫不能守故至此公度能嗣其世學復能旁搜其所遺以留為勿替吕和畫雖亡其不亡者猶在也公度勉之吕和詩與書法皆不减畫且更有絕

技能挽五石射百步外向就觀之纍纍然若貫也嗟乎公度所述其不在此冊者固已多矣

青嵒吟稿序

唐宋以來吾郡能詩家首推吾邑故前人輯詩有自武樂迄弘正嘉隆逮啟禎者既已遴為兩集鏤布海内而迄于今六義之士罕能言之甚矣詩之難傳也青嵒先生工文章自申酉以後往往為詩雖其始類有所託而因情寄興展轉益工殆所稱義起言中境生象外者與

論詩者謂詩如其人青嵓性冲容遇物無迕宜其與敦厚之教和平之聽兩相肖焉顧青嵓不欲以詩示人其趨庭善述惟恐積久未章先臚其什一以問于世夫傳文之有賴于後人久矣青嵓代嬗家學自原禮公後逮其先子文林公中間以詩著聲者比比而是兩集所載可按也今青嵓詩出而前人之詩青嵓悉有以承之青嵓之為趨庭者即又有以繼之詩固難傳雖然夫詩豈難傳也與

鑑園詩序

王子懐從游于亡友北沙之門與沈子孚先傅子德孚爭以藝文相雄長自孚先早逝北沙旋殞德孚困于公車獨子懐者猶且行吟鑑園為鑑園詩則非感歎不可也顧前古詩人多達官貴公上自誦獻下逮贈復其間宴飲游歴寧無賤貧者相為廁足而唐自鹿門而外明自四溟而外傳者寥寥豈非誦美不可忘感嘆難以繼與北沙猥介自持其為詩多孤憤之言每偕其及門互

相激唱以習為隱深然終不能出所學以見于世子懐為詩若有日進于和平而漸忘其鬱紆者獨是予之選北沙詩在癸巳歲既已略見其概于越詩之中而予選孚先德孚詩為江園二子在乙未歲今江園二子或存或殁介于顯晦者已二十年而予以出走之餘乃復為子懐序鑑園詩詩雖和平然欲不因為感歎又豈可得哉

來元成春秋志在序舊刻一篇不同今不載

向時學左氏春秋未學夫子之春秋也既久而學公羊氏穀梁氏焉然不知夫子之學何等也授春秋者曰春秋者有按而後有斷也夫子之春秋斷也其諸家按也故諸家之學尤不可以不亟也既久而學胡氏學則胡氏亦斷也然而授春秋者曰夫子之斷不可學則退而學胡氏焉彼胡氏則斷夫子之所斷者哉既而思曰胡氏之春秋豈夫子之春秋哉前代以胡氏學立春秋學而春秋亡夫胡氏者以私意而窺春秋之微者也其意

深其詞激其為文有憂患主于悟君而論世以維持于所謂名實也者循法起例而春秋之旨蕩無存焉然而學在是矣故夫胡氏之所學亦春秋也特夫子之所為春秋則終未學也然授者又曰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夫夫子豈有所為春秋哉志在焉耳故夫夫子之春秋魯史也左氏則左氏也降而公羊氏穀梁氏則公羊穀梁氏也又降而賈逵杜預何休范甯則賈逵杜預何休范甯故夫後之有為春秋者亦即後之所為春秋者也惟

夫子無春秋則後人皆得以夫子之春秋為春秋惟夫子之春秋不預于左氏公羊穀梁氏之春秋也故夫後人皆得為夫子之春秋而不為左公穀賈逵杜預何休范甯故夫來子曰吾志在也此以夫子之志為志者也故夫來子之春秋亦即夫子之春秋也而來子之為春秋在焉然而予嘗曰夫子之春秋夫子之不得已也使夫子當大用安所取魯史而志之夫來子亦豈欲取夫子之志而志之者哉然而授春秋者曰莊子曰春秋經

世先王之志也予曰不然使先王經世不有其事而有其志非先王志也且使夫子有經世之志而夫子徒有其志而來予又徒有其志非夫子之志也

西河集卷二十四